

畫筆細訴郊野公園情

趙素仲



■《大嶼山-佛光普照》，2014

日年復一年，丈夫仍然未歸，她終於成為了化石。聽着悽愴的傳說，當年敏感而脆弱的我禁不住也淒楚起來，一幅這樣的望夫石的畫面便在內心形成了，卻直到五十多年後的今日，才終於畫了出來。我以夜晚的一彎殘月代表她由初一望到十五，從十五再望到初一的淒涼感覺。」

記錄變化 呼籲保護

趙素仲自認對香港郊野公園有很深的感情，過去數十年來有空就往郊野公園走，特別是港島區的布力徑、紫羅蘭徑、金夫人徑、金督馳馬徑、麗海堤岸路等更是她逢假日必到之處，「即使是現時腳痛，

郊野公園是城市的美麗點綴，承載着過去幾代人的回憶與足跡，「多能畫家」趙是旦千金趙素仲便是其中之一，她將對香港郊野公園的回憶熱愛匯成一幅幅寫意風景畫，記錄感情的同時也試圖喚起人們對郊野公園的關注。

文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岳悅

圖片由受訪者提供

趙素仲明日將於香港中央圖書館4-5號展覽館開展，展期至21日，最新作品《香港郊野公園組畫》呈現一幅幅記憶中的風景畫，她亦邀請香港中華攝影學會提供近年的郊野公園照片，及來自17間學校的56位同學以畫筆暢想郊野公園的未來變化，三部分作品便共同構成了《香港郊野公園的過去、現在和未來》作品展。追尋過去留下的回憶與足跡的同時，更為思考現時如何保育和珍惜及未來是否要改寫圖則。

與展覽同時舉行的是「香港郊野公園繪畫比賽2016」的頒獎典禮，她表示：「當我們籌備今次活動時，大家都在討論找些什麼人來做評判。當時我提出不必找評判，自從我自己也繪畫後，才知道和明白每幅畫是作者的心血和努力成果，但既然是比賽，必須定出前三名。最後，大家一致同意由現場參觀者投票選出前三名，票數最多者為冠軍。如今我欣賞了同學的作品後，更加證明我們的嘗試是對的。」她直言與技巧相比，自己更看重作品的意念，對不少同學的優秀作品都予以好評。

從山頂到望夫石

趙素仲與香港郊野公園的結緣要追溯到上世紀五六十年代，六歲時居於廣州的她時常頭痛，當年醫療並不普及，服用民間療法也不見效，「直到六十年代初，我慕名拜訪當時的名中醫鍾庚先生。診斷後他給我的處方是『每日晨早起山行山』。自此，我就天天早上走山頂了。雖然頭痛病仍然時好時壞，但行山頂成了我多年的習慣，山頂的舊霧燈成了我美好的回憶。」從《山頂的舊霧燈》一畫中，便見到那時霧燈的古樸模樣，不似今日的華麗高貴。大嶼山和寶蓮寺也是她一見鍾情的地方，「那裡有我最愛的佛光和陽光」，《大嶼山-佛光普照》中大寫意的群山在晨霧中顯現出墨有五彩的層次，而大佛用上金色則顯現了佛光衝破霞霧的氣象，用色雖簡，但莊嚴中令人有和暖之感。《南生園》則山光水色用色清雅，讓人感覺心曠神怡。

再看《望夫石的悽愴》，當年十五歲的她剛從廣州來到香港與父母團聚，成為當年的新移民。那年秋天某日，一家人還往沙田紅梅谷遊玩。她回憶道：「當年還是新移民的我，感到一切都陌生、新奇而有些恐慌。柴油火車隆隆地飛跑，穿過漆黑的獅子山隧道後，隨着一道強光，沙田的望夫石出現了，火車上的人紛紛指着望夫石遙望，一邊談論着望夫石的傳說。原來這婦人背着孩子站在山頭，等候着遠去丈夫的歸來，日復一

日年復一年，丈夫仍然未歸，她終於成為了化石。聽着悽愴的傳說，當年敏感而脆弱的女子禁不住也淒楚起來，一幅這樣的望夫石的畫面便在內心形成了，卻直到五十多年後的今日，才終於畫了出來。我以夜晚的一彎殘月代表她由初一望到十五，從十五再望到初一的淒涼感覺。」

記錄變化 呼籲保護

趙素仲自認對香港郊野公園有很深的感情，過去數十年來有次就住郊野公園住，特別是港島區的布力徑、紫羅蘭徑、金夫人徑、金龜馳馬徑、麗海堤岸路等更是她逢假日必到之處，「即使是現時腳痛，也常在附近公園晨運，運動的習慣從二十幾歲堅持到現在生命不息，運動不停。」她自己多年記憶和深厚感情的地方，希望通過這次活動展示作品，大家更熱愛我們的郊野公園。愛護郊野公園，特別是清潔，見到有遊人搞磚砌爐燒烤就覺很心痛。經過多次申請，我們

拿到了現今郊野公園地圖的版權特許編號，是一份日後可供比較的珍貴資料。」

關於郊野公園的保育方面，她的想法是「從自身做起，自己垃圾自己帶走」，「現在有不少年輕人的團體也很關心郊野公園，所以我並不擔心，此次只是想從自己的角度出發，也為郊野公園出一分力。像我這個年紀的人，很多人心裡都有關於郊野公園的回憶和感情，但不是每個人都有心將記憶中的畫面記錄下來，留下歷史的足跡。」

承父訓曾棄藝從商

趙素仲1947年出生於廣州，父親是名畫家趙是旦，在香港寫畫為生，有「多能畫畫」之譽。趙素仲從小耳濡目染，極愛畫畫，也曾隨父學過較短時間。但父親認為習畫維生艱辛，故而囑咐女兒待經濟穩定後再繪畫不遲。她果然如父所言棄藝從商，六十歲時重拾畫筆，即能將童年少年時默記於心的一些技法學以致用。加上她多年來堅持文化工作和文學創作，故而常將文章或詩詞配以畫作，成為字畫相襯的個人風格。

她稱自己創作眾多作品還賴一顆真心想畫畫的心，筆隨心動，一氣呵成，「因為太投入，每次完成作品都有疲累的感覺。我六十歲才開始畫畫，雖然有當年父親教授的基礎，但技巧上一定比不

過科班出身的畫家。」但她格外執着，每次開始創作定會一直畫到滿意為止，使紙上呈現的畫面與內心景象相契合。

■ 《山頂的舊霧燈》，2014

■趙素仲堅持晨運和行山數十年。

新書重溫
先哲智慧

在將於今年書展發售的新書《梅蘭菊竹和四君子》中，趙素仲將近七十年的人生經驗結合老莊、孔孟的智慧和哲理的感受寫了出來，「近年書畫畫，梅蘭菊竹被稱為四君子，我突發奇想，老莊、孔孟四位先哲也是四君子，何不把梅蘭菊竹分別代表老子、孔子、莊子、孟子，稱為國畫和先哲的一個梅蘭菊竹組合。於是從我四位先哲作品中各輯出50段文字，配上畫作，然後把四位先哲內容較為接近的輯成一組。老莊是道家，孔孟是儒家，許多觀點是不一樣的，但有些卻又非常接近。我並且發現老莊時常所說的『無為』其實不是真的『無為』，只是養生方法之一，也是勸解世人不要勉力去『作為』，做一些自己力有不逮的事而已。」她說。

梅蘭菊竹和四君子
畫梅老子、孔子、莊子創造美的智慧

楊慶堃 著



國立歷史博物館 典藏系列

■新書《梅蘭菊竹和四君子》將於今年書展發售。

新書《梅蘭菊竹和四君》將於今年書展發售。

本地設計師陳達斌

■Mac從事設計工作30年，坦言希望盡設計師之力，保護香港特有文化。



■ 用竹簾製成的大掛燈「The Octagon」在設計中套用了「八卦」原理。

■作品「Bamboo」利用日本
膠帶及Mac記憶中用作體罰的藤條
製作而成。

隨處可見的廢棄木板、紙條、紙張店常用的書、小時候被罰用而唾手可得物件，在竹簾，這些看似平凡而唾手可得物件，在設計師及藝術家陳達斌（Mac）的眼中，卻是無價寶。從事設計及藝術工作逾三十年，對Mac而言，本土情懷一直植根在他心中。他善於在為客人設計產品的同時致力加入本土文化的元素。作為土生土長的香港人，他希望用最普遍卻有本土特色的材料作為設計及藝術創作的媒介，希望讓人們支持香港本地創作的餘，亦讓人們了解香港在創意工業上的無限可能性。

Mac從事商業設計多年，曾與多個國際品牌合作，擁有豐富的國際品牌裝置設計及媒體創作經驗，亦曾參與不少設計比賽，例如在2003年獲得由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頒發「香港工業獎（機器及設備設計）」，在2012年贏得「港鐵新線路車站藝術計劃2012」賽前五名。在是次「竹市人」二十周年設計作品回顧展中，Mac為觀眾帶來的作品包括「The Octagon」掛燈、「Bamboo」、「Lumlodge」等，每件均由普通物料製成，然而背後卻滲透着Mac所堅持的「以平凡物料賦予新的生機」。

赋予不同物料新生命

有別於一般大型的藝術展覽，「竹市人」展覽放在 Mac 的工作室進行，每一件展品都自然融入於工作室中。「是次展出的數件作品，所用的物料，如竹篾、紅紙、卡板，全品是最普遍、最地道，每個香港人均十分熟悉的，我利用這些材料創作藝術品，只為告訴他人藝術並非高高在上，而是每個人都可以觸碰到。」Mac 解釋道。在是次展覽中，最令人注目的其中一件作品，想必是吊在天花板上的一盞用竹篾編織而成的大掛燈。水晶吊

燈予人華麗而高貴的感覺，閃閃生輝，令人愛不釋手，但在Mac的眼中，高貴的水晶吊燈固然有其可愛之處，然而眼前這盞透工、業設計而成，甚具中國特色的竹篾大掛燈，卻是Mac眼中的無價寶。

馬車上刻上海利公館的標記，是Mac特意加入的老香港的「鐵閘」元素。

用竹篾製作各種工藝品，我希望透過利用這些物料，去製作一盞吊燈。平時我們總會被水晶吊燈華麗的造型所吸引，但我卻想讓外國的朋友知道，除了水晶吊燈外，我們同樣可以利用最簡單的材料製作出具中國特色的掛燈。我想透過這件作品讓觀眾知道製作一盞有個性的掛燈，可有無限變化，我想透過材料的運用告訴觀眾，好多看似不起眼的東西都有其生存價值，有時最極致最華麗的材質都不一定是最好的。」Mac 解釋說。而另一件同樣矚目的作品「Lumilodge」，既是一件大燈，又有木凳作配件，甚具實用性。[我利用廢棄的卡板製成這件作品。這些被丟棄的卡板，隨處可見，似乎不值一文，但

在我眼中，同樣是寶物。正如這件作品，除了主幹外，其餘都是用我回收得來的卡板製成。由廢棄的材料製成，現在卻變成一件可用的物品，有時廢料也可以是寶。」Mac說。

盼用藝術拉近距離

從事商業設計多年，Mac自言商業設計與藝術無須「分家」，是同一體面的。正如他表示，在多年的設計生涯中，他在商業及藝術品中致力融入和強化香港本土特色。「藝術品上我都是圍繞香港人的生活模式獲取創作靈感，我喜歡就地取材，例如我到街市買東西，我便會在街市尋找創作靈感。香港是我成長的地方，這裡有太多的東西尚待我發掘，我只是把自身的經歷化為創作靈感，再變成一件件裝置藝術。」Mac說。

在外面參觀展覽，無論是畫展、雕塑展或是裝置藝術的展覽，在藝術品面前，總會著「請勿觸摸」的警告語，令參觀者與展產生一種莫名的距離感，但對Mac而言，觀眾與藝術品能近距離接觸才是他的初衷。「我希望利用我的作品，作為與觀眾溝通的橋樑。例如耶誕大掛燈，觀眾來到參觀時，可以隨意把燈拉下來觀看。在我心目中，的藝術品不應是高高在上，不能觸碰，是能拉近彼此的距離，讓人產生一種懷。」Mac說。

在訪談的過程中，Mac為記者展示了他在工作上的「得意之作」。例如在尖沙咀海利公館的裝置，是Mac的作品之一。這個造型精緻的馬車，裡面竟加入了本土文化的元素。「我在設計的過程中加入了老香港的『鐵閘』元素，把海利公館的標誌刻在馬車的車身上，使馬車展現出中西交融的特色。正如香港也是個中西文化匯聚的地方。」

文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朱慧恩
圖：受訪者提供

圖：受訪者提供